

# 翡翠带上的女诗人 ——我所认识的茜茜丽亚 3



2011年3月23日，茜茜丽亚亦出席以袁霓总会会长(右四)为首的印华作协理事庆祝寒川夫妇雅加达结婚纪念日

里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：

"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年来，印华文坛开始活跃，不但出现不少“新”的写作者，一些早期已封笔的老前辈作者也“复出”，在印尼华文报的文艺园地耕耘，而寒川这个从不曾计较收获酬劳名利的“耕耘者”仍不停地关怀我们。"

当然，对于在8、90年代冲在前线的印华写作者，我不忘给予肯定和赞扬。我在《后记》这么写道：“在我认识的印华文友中，敢于站在最前线，多年前便开始与外界联系，唤醒人们不要遗忘印华文坛的存在，不怕后果如何的并无人——茜茜丽亚便是其中一位。”

亲眼见证印华文坛浴火重生，我的喜悦绝对不亚于任何关心印华文坛，或是印华文友。

### 黑暗时代终于结束

1998年5月中旬，印尼发生惊动世界的排



80年代末，摄于印度尼西亚日报大厦前

华暴行，无数华人惨遭杀害。8月2日我出席了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。尽管会前好友劝阻，我还是毅然出席了文学饗宴，并以《淌血的五月》控诉印尼排华暴行。我想，当印尼的朋友无视于自身安危，我们境外的握笔之士，难道不能给他们一点支持的呼声和力量吗？

台北回来后一星期，我给了茜茜丽亚写信，我说：“在没有印华作家的情况下，我在大会开幕后当天下午，宣读了《淌血的五月》，控诉印尼华裔在排华中所受到的残酷暴行。陈剑也响应，跟着更多作家，如郑愁予、赵淑侠、张凤等等也群起谴责印尼排华暴行。作为印华作家的朋友，我高兴我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尽管会上有人问我考虑到后果没有。我说：“考虑过了。但相信值得去做。”我发言完毕，许多作家、学者与我握手。我们都是关心印华作家的。我们相信人类应该平等，不应受到歧视与压迫。”

出席大会的《联合早报》副刊主任潘正镭，也在当年8月18日《副刊98》发表了《切肤之痛》一文，文末这么写道：“现实政治，凌统一切。历史的恶性循环，道尽了人类命运的政治、文化、种族、宗教藩篱是那么的难以逾越。即使通讯无疆界，CNN与BBC不甚感兴趣的印尼华裔妇孺



90年代初，茜茜丽亚与柔密欧·郑访问新加坡锡山艺术中心

的厄运，在来自五湖四海的作家群中，起始还显得那么疏离。而近邻的切肤之痛，新加坡作家在大会上选择的不是沉默，而缺席的印尼华裔作家，只能在电话的另一方放声大哭的作家，就哭吧！但请不要选择沉默，上天交给你们一支笔，不必急在今天也不必急在明天，历史终会收录你们身处火山口上的见证，即使采用的只是个不得已的化名。”

9月中，茜茜丽亚与柔密欧·郑再度访问锡山艺术中心。一番交流后，名誉顾问伍嘉新宴客，宴毕回去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楼上的卡拉OK室消遣，大家随兴唱了几首。茜茜丽亚最爱唱，也最为人熟知的是“掌声响起”。她唱完后感性地说：“请大家给予寒川掌声，他在台北世华大会上仗义执言，为我们印尼华人控诉排华暴行……”她从台上步下来后，也透露了曾经因为在国外发表言论，以致报馆高层不悦，禁止她在《印度尼西亚日报》刊载作品一年。

"但我无怨无悔!" 她说。我何尝不是，当

初并不畏惧可能带给我的后果，譬如名列黑名单，永远禁止进入印尼…

禁锢印尼32年的华文黑暗时代，随着独裁的苏哈多政权倒台，终于结束。

### 大型会议经常见面

在大型的文学活动和会议上，尤其是在印尼国内，我都尽量抽



茜茜丽亚为寒川的印尼游记《云树山水间》写序